

徽州这个地方,历史文化底蕴深厚,理应有更多公家或私立、大型或小型、风格与趣味迥异的博物馆,以适应不同的趣味与需求

博物馆,现代人的乡愁

□陈平原

多年以前,我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程道先生的《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丛书》撰写总序,题为《“大学”如何“收藏”》,其中有这么一段:“我羡慕其收藏的不少珍品(如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手稿),对其锲而不舍地关注高教文物,更是钦佩不已。因为此类收藏需要投入很大精力,只有从学术文化的角度,才能理解其意义。换句话说,程先生的收藏趣味,不是投资家,更像在筹办专题博物馆。”

就在我撰写此文的那年春天,安徽休宁县委书记带队赴京拜访,请程先生为家乡的中国状元博物馆建设出谋划策,他当即承诺捐献私藏185件珍贵的清代科举文物,这就是今天休宁中国状元博物馆中的“清代科举文化馆”。

不难想象,对于年事已高的程先生来说,当下最大的愿望,除了编书,就是给多年辛苦搜集得来的珍贵藏品找个合适的家。不断听他讲述有关藏品落地的好消息与坏消息,我已经习惯乃至麻木了;于是表态,别的忙帮不上,但只要他捐赠的博物馆开馆,我一定前去捧场。

终于,终于,就在今年4月27日上午,位于黄山市屯溪区的徽州乡愁博物馆举行开馆典礼,我应邀出席。可惜的是,藏品捐赠者程先生因身体原因无法莅临

现场。

这是一个小型博物馆,馆舍总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,目前主要由程先生捐赠的270余件文物、古籍、字画、文书等构成,除了序厅以及介绍程先生业绩的“游子思乡”,主体部分包括书院文化、东亚儒学、徽州中医、皖人书画。“皖人书画”当然是多多益善,作为私人收藏,这已经很不错的。“书院文化”以及“东亚儒学”在我的知识视野中,故能欣赏其作品与陈列方式。但说实话,真正出乎意料,让我大长见识的是,利用名医造像、著作展陈以及药材插画构成的“徽州中医”——对于新安医学在徽州文化中的突出功用,此前我竟然毫不知晓。

此馆目前以程先生藏品为主,日后可以吸纳各家捐赠,但无论如何,仍属于小型博物馆。对比同在屯溪、被定为国家一级馆的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,只能是小巫见大巫。明知如此,我为何仍对此情有独钟?

分两面说,先说藏家。当年在总序中就说了,“好东西落在你手里,你有责任善待它,让其发挥最大效用,服务于学术乃至整个社会。至于用什么方式,因人而异,有出借的,有捐献的,有展览的,也有整理出版的”;如今,程先生将部分藏品回馈家乡,由政府出面,建设小型博物

馆,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是值得大力表彰的义举。

再说受众。就以美食为例吧,我们需要丰盛的大餐,也欣赏多样的小吃——某种意义上,小吃更能代表那个地方的物产、民风、习俗以及文化趣味。单就吸引观众而言,大型博物馆的优势不言而喻。但船小好掉头,只要瞄准方向,用心经营,也可以——甚至是更容易——做出特色。

早年撰写《阅读日本》,让我念念不忘的正是那些散落在日本各地、与旅游密切结合的小型博物馆。

在典礼后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,好几位专家就某一件或某一类藏品的文化内涵做了精彩解读,我对具体藏品没有深入研究,只能大而化之。博物馆在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。虽不是博物馆学方面的专家,但我一直关注中国的博物馆事业,在《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》中,我曾谈及:“作为建筑的博物馆,在中国各大城市里正茁壮成长,一时蔚为奇观。可硬件不等于软件,博物馆建筑与作为收藏、展览、研究三合一的博物馆文化,二者并不同步。而培养公众积极、认真、深入阅读博物馆的热情,以达成自我修养的目标,更是相当艰巨的任务。目前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现状是,建筑比

藏品好,藏品比展览强,展览比观众优。最应该用力的,是如何提高公众进博物馆参观的愿望,以及阅读博物馆的能力。”

晚清时,我们曾将博物馆(Museum)译成了“宝物馆”。博物馆的功能是藏宝,而博物馆则在收藏之外,更注重藏品的研究与展出。藏品之进入博物馆,不一定因其珍贵,更可能是因为其代表性,或在知识链条上占据重要位置。借助于展览,我们得以了解那已经消逝的历史场景,以及人类日常生活连续与变异。在这个意义上,有多少国宝入藏,固然是评判博物馆级别的重要标准;但从知识传播角度看,没有什么一级文物,不等于就办不好博物馆。在国内国外旅行,我当然乐于参观那些代表性的大博物馆,但也不薄偶遇或友人引荐的分散各处的小型博物馆。后者说不定以独具特色的收藏或展出,给你惊鸿一瞥的强烈感受。

2005年秋冬,我和妻子在哈佛大学访学,10月的某一天,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魏爱莲教授开车,带我们游览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,那里最有名的是女巫博物馆,再就是见证中美文化交流的萌余堂。此堂初建于嘉庆年间,原本坐落在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黄村,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,因子孙迁移,房

宅空置,面临被拆除的命运。而后历经坎坷,漂洋过海,在美国塞勒姆镇得以重建,自2003年开馆至今,成了西方人了解中国建筑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景观。徽州之行,偶然聊起此事,竟然有三位参与/见证此事的当地官员及文化人补充了很多有趣的细节,让我对这个精彩故事的来龙去脉有了更多了解。

徽州这个地方,历史文化底蕴深厚,理应有更多公家或私立、大型或小型、风格与趣味迥异的博物馆,以适应不同的趣味与需求。也正是基于此信念,研讨会上,我谈及随着第四批国家一、二、三级博物馆名单公布,中国有级别的博物馆总数已经达到1224家,其中一级博物馆204家、二级博物馆455家、三级博物馆565家。我对投资巨大、藏品丰富的国家一级馆充满敬意,随时准备抽时间前去打卡;但也对全国各地星罗棋布的未能晋级的小馆表示理解与同情。小型博物馆没有那么大的客流量,经济上不可能获益,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及乡愁的慰藉。

你问我到底是谁的乡愁,回答是:博物馆作为一种文明装置,本身就是现代人的乡愁。这种乡愁既属于政府,也属于民间;既属于捐赠者,也属于参观者。

我隐约看到父亲站在那棵杏树下,仿佛在说:“我不在,你娘儿们连菜都吃不到嘴里。”我的眼睛瞬间涌满咸咸的湖水

归乡记

□宋鸿雁

故乡的气味总是这么清甜。还未走进它的怀抱,我就被草木的清香环绕了。从头发梢到脚趾尖,仿佛全身的所有毛孔都打开了,每一口呼吸都是那样舒坦。

十里桃林翠生生地绿,小小的椭圆形绿叶点缀着洁白的槐花,一眼望不到头的雨水刚洗过的绿和白,随着丘陵,沟坎铺展开,就像翠绿色塔夫绸长裙上绣缝的莹白珍珠。

田野里冬小麦也是铺展得声势浩大、一望无际,那样夺人眼球,又那样动人魄。绿油油的麦子正在抽穗,那麦穗像箭直刺天空,预示着丰收在望。

一片一片的麦田中间隔着葱茏的果林,就像深浅不一的绿色格纹毛毯。粮食作物和林果作物相间,也是一种相得益彰。麦田旁果林里的苹果苗茁壮成长,已孕育的小果子,像未成熟的樱桃。

门头逢上了蛛网,朱红色的铁门锈蚀了,门环的声音沉闷了,墙角的小昆虫开始慌乱逃跑,院内砖缝里的杂草正在疯长,屋顶的瓦松也有一孔高了。

老宅院中已无花可赏,那就赏小果子吧。桃花谢了,结了毛茸茸的小桃子,像一枚枚加绒的青橄榄;梨花

本以为日子会这样甜蜜蜜地过去,但是爸爸却进了区公所“学习班”

爸爸的蜂子

□廖伟

父亲去世两年后,他养的最后一只蜂子死了。

其实,他发病前家里还有三桶蜂子。20世纪70年代末,那个冬天天河包场特别冷,一场大雪之后,绕场而过的瀛川河居然结了薄薄一层玻璃般的凝冰。

一大早,上街子下街子的娃娃们欢天喜地聚在河边,流着鼻涕,捞一块凝冰含在嘴里,手上拿起小石块,掷出去,比哪个在冰面上滑得更远。

这时,爸爸突然出现了。他被关在区公所“学习班”,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家了。这次大降温,请了假回家拿御寒的衣物。

家里的三桶蜂子,一桶在洗脸架的上方,另两桶在爸妈房间窗户两边。爸爸翻出旧棉絮,将蜂桶四周包扎得严严实实,还兑了白糖水去喂蜂子。我还看见他点了蜡烛为蜂子取暖。

家里最多时养了七桶蜂。妈妈说,三三(我弟弟)小时候经常生病,爸爸听说蜂糖养人,就养起了蜂子。这些蜂子让我又爱又怕。我和弟弟妹妹没有哪个逃脱过——不小心额头上被蜇一下,立马整张脸红肿起来,又痒又疼。这时,爸爸总是抱着受伤的娃娃不停地安慰,先拔去蜂刺,再用肥皂水涂抹在伤口,果然,痒减轻了,红肿也很快消退了。神奇的是,被蜇几次后可能是产生了抗体,反应也没那么敏感了。

剩下的就是甜蜜故事了。最让我期盼的是摇蜂糖。这一天,爸爸早早把割糖的长刀、摇糖的铁皮桶搬出来。戴着防护的网帽,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,就像一个宇航员。他嘴里含着凉水,从蜂桶里提起一张长方形的蜂巢,“扑”的一声对着上面喷出水气,那些蜂子顿时安静下来,然后把爬满两面的蜂子抖落在蜂桶里。

抖掉蜂子,就可以看见一个个巢室里透亮的蜂糖了。爸爸用削蜜刀把表面的蜂蜡割去,蜂蜜便流了出来。我们守在旁边,爸爸顺手把割下的蜂蜡塞进我们的小嘴里,那种香甜与幸福成为我一辈子的记忆。我们一边咀嚼蜂蜡,一边看着爸爸忙碌。摇糖桶里插了三“脾”蜂巢,爸爸就开始摇动那个铁手柄,好多好多蜂糖就甩到铁桶壁上,然后顺着桶壁流下,桶底就是亮晶晶的蜂糖了。一会儿,我们嘴里已

没有甜味,赶紧把满嘴的蜡吐了出来,又从盆里抓一把才割下的蜂蜡,塞进嘴巴……忙了半天,爸爸还要用纱布过滤两遍,拿着大小小玻璃瓶装好,这才算完工。

本以为日子会这样甜蜜蜜地过去,但是爸爸却进了区公所“学习班”



国家森林公园(国画)
□方楚雄

新诗台

□杨际岚

有形的
领首 静立于
某条街区 某幢楼宇
某一层 某一室

有形的 无形的

——写于5月27日香港文学馆开馆之际

无形的
默默地 立
南国风雨
晨昏昏暑
有形 无形
交织成 岁月复调
如斯雄浑
无比悠远

儿子回家轻描淡写的一句准备复读的话,
让我的心头一阵紧缩,像一条鱼一样难过

儿子的高考

□林宏生

的班主任,我说:“等会儿见到你班主任时,我们跟她拍张照留念吧?”儿子莫名其妙,说:“跟她照相干嘛?人家哪有空?”

早上7时15分出门坐地铁,出了地铁站,我看着儿子走过去他的班主任那里报到。一不留神,当我再望向他班主任那里,已不见儿子踪影——他已走进考场。

第二天上午考完综合科,儿子回家轻描淡写的一句准备复读的话,让我的心头一阵紧缩,像一条鱼一样难过。

高考结束当天下午,我们全身心放松下来。儿子考完试,我没去接他。他发微信说要和同学去吃海底捞,需要点钱。我觉得很好,无论如何也该放松一下,庆祝也好,解放也好,这是考生如释重负在行为上的表现。我马上把钱转了过去。

成绩公布,超出了儿子的预期,

后来他被一所一本高校录取。

2020年7月7日、8日是全国高

考日。这两天我陪着儿子去考场。

高考前一天,我和儿子进行一些交谈,大概做一些提醒。然后我说要陪他去考场。儿子说,他自己去就行了,不用陪我。我说,一起去吧,万一有个什么情况我可以照应。说实在的,如是平常考试,我不会陪他去,只不过这次是高考,人生一次最重要最关键的考试,陪他去放心些。

考场设在中大附中,坐地铁才两个站。7日早上7点出门,进了地铁站等车这一间隙,儿子从书包拿出一本课本,想利用这一点时间学习,被我劝阻。我说,现在就不要看了,养足精神。

出了地铁站,看到好多考生已经在地铁小广场集中了(老师要掌握学生到场情况),一围一围的,加上一些考生家长,一下子难以看清他们班的位置。儿子让我回去,去找他们班的同学。我说,没关系,我过去看

看。心想,等他找到同学后再回去。我的目光一直追逐着他,一刻都不愿意移开。等到他们进了考场,我才慢悠悠地回家。

下午我又陪他去考场。1时30分从家里出去坐地铁,一路无言,出来时他说,要迟到了。在通往出口长长的走道,他走得像一阵风,我加快步伐追赶,还是追不上他。他偶尔在前面停下来一会儿等我。出了地铁站,小广场没有那么多考生聚集了,他们已陆陆续续进入考场。我目送儿子走进考场的通道,才放心些。

第一天儿子考完数学,心情不好,说数学如何如何难,我赶紧安慰他:你觉得难大家也会觉得难,不要再想了,准备好接下来的考试。

8日早上,出发前,儿子照样利用去考场前的一点时间复习。越临近高考,他越争分夺秒,感觉他高考前这一点时间,比金子还贵。其间提到他

是他的乳名。大画家张大千送给他几件大幅国画。

至今有两幅,挂在旅社的大堂。

中文字称都是他的手笔,刻

为石匾,嵌于门首,书法近